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續紅樓夢新編 第七回 左金童性定悟前因 右玉女夢游登大覺

話說榮府中，從祖上見過異人，得受仙方，用真生麝二錢，辰砂二錢，頂好天麻子十粒去殼，拿乳鉢搗爛，將前二樣拌入麻子中，仍在乳鉢內研細成膏，擇五月五日午時，將小兒頂門、前後心及兩手足心，通行搽上，藥盡為度。七月七日傍晚，九月九日清晨，亦照前方搽抹。每次搽後，通身皆出紅點，多少不等。搽過三年，便可不生天花，即出亦不甚多。此方行了數世，極有奇驗。傳得親友家，亦皆照著搽治。這門芝哥兒偶發潮熱，宅釵怕是當差，請鄭月坡看了道：「這小扮兒是出花兒，皮膚滋潤，脈息平和，是極順的症必服藥的。」王夫人聽了甚喜。

寶釵急將房內收拾。供起娘娘來。王夫人派了周瑞家的、李貴家的同正奶母在房看芝哥兒，門上掛了紅綢，禁止生人來往。芝哥燒了二三日，見苗。三日長起，通共出了不過四五十個花兒，飲食照常，大小便通快。到了六日上，毒化漿行，俱灌的圓湛，光澤似珍珠樣的。鄭月坡說：「這哥兒真是狀元花。可賀之至。」八日後，即茶花色。漸老結痂。到十二日，便脫了個乾淨，一個麻廣也沒有。

寶釵送了娘娘，一塊石頭方才落地。王夫人備了厚禮，謝鄭月坡。璉二爺常在坐糧廳裡辦事，有時來家，遂叫賈蘭寫了稟帖，稟知賈政。賈政不放心，特又差林之孝回府，細細問了，知是好花兒，過十二天已經要出外頭來跑著頑耍。回去面稟了，賈政方才放心。重備重禮，寫書來謝月坡。這是鄭月坡好運，治了個極順症。不用吃藥的哥兒，一點心兒沒費，出了花，又得兩次重謝，幾可小康。無可為報，只說著實感激罷了。

芝哥兒出花後，越發精神強健，飲食大加。滿了月，各處頑耍。儒儒雅雅，從不淘氣。

看看到了八月以後，天氣漸涼，寶釵取出書來教芝哥兒隨便讀些，寫了字格，把著小手教他寫。芝哥最愛寫字，漸漸不用把手，照著影兒即寫上來。且字畫勻淨，亦甚看得。寶釵除料理家事外，朝夕這倒是一件事了。

芝哥兒賦質聰明，記性更好，讀過書再不能忘。到臘月間，《四書》連小字兒皆讀了。《詩經》念到第四本。魏晉六朝及唐宋各家詩，從三四歲時，寶釵口授，到此時已念二百多首。寶釵愛如珍寶，時刻留心。王夫人心裡著實歡喜。

忙著過了年，賈政坐糧廳二年差滿，進京謝恩畫聖。奏對稱旨。回府後，三月初即蒙恩升了左副都御史。報到榮府，舉家歡慶。次日，賈政入朝謝過恩，又召見了，得好些溫旨獎勉。到過副憲任，家中親友賀喜者，數日不絕。

稍暇，賈政與王夫人上房正坐，寶釵領了芝哥兒走進房來，後頭跟王嬪嬪、柳五兒。寶釵替老爺、太太請安，芝哥上前打千兒，替賈政請安；又走過來替王夫人請安，起來就撲到王夫人懷裡躺著。賈政叫到跟前，拉著他問道：「我聽見你唸書了？」芝哥說：「才念了不多日。」賈政說：「你記得麼？」芝哥不答應。賈政又說：「你念什麼書？」芝哥說：「念《詩經》。」賈政說：「我提你句，背得過，我好賞你。」芝哥兒只是笑。賈政就提了一句「白露為霜」，芝哥即接著把「所謂伊人」一節全背了。賈政大喜，又提了一句「白圭之玷」，芝哥兒就把「尚可磨也」背了，又背了「無易由言」一句。賈政即摟在懷裡，說：「好孩子，我知道你的書很熟了。」向王夫人說道：「這個芝哥大是不凡。若賞銀子，便輕了他。可將我最愛那方端硯，藏的那兩匣頂煙陳墨，賞他罷。再給他一套寧綢，一套羽呢，做衣裳穿。我今日實在樂的很了。可有什麼好點心，賞他盤吃。」

王夫人及寶釵聽了，亦喜的不知怎麼樣的。即叫琥珀將捧盒端過來，裡頭裝著十幾樣糕點。又叫玉釧兒取出寧綢、小呢，王夫人自己走到內屋，箱子裡找出端硯、藏墨來，一齊放在炕上。向著芝哥兒說：「這是爺爺賞你的，你快謝賞。芝哥兒即跪下去磕頭。賈政笑著說道：「這個頭要你磕了。」芝哥兒站起來，停了停，便朝著王夫人跪了，也磕下頭去。王夫人喜極了，幾乎掉下淚來，忙忙拉住道：「我兒多禮了。」即將身上帶的一個汗玉鴛鴦解下，又叫玉釧兒取了兩掛香串來，遞給芝哥兒。不意芝哥兒一個六歲孩子，又打個千兒，將東西接過來，看著寶釵。當下寶釵又謝了老爺、太太賞，即將端硯、陳墨、寧綢、小呢、玉鴛鴦、香串兒，替太太要個紅氈包放好。即叫柳五兒先拿回去了。

芝哥兒站著，將捧盒內的奶酥餅手裡舉了一個，送給賈政吃。賈政說：「這是我孫兒的孝敬，我倒要吃的。」用手接了，覆笑著說道：「你不給你娘個吃嗎？」那芝哥兒走到盒子邊，檢了半會，拿了個綠豆百果糕，雙手捧了，看著寶釵，卻走到王夫人身邊，說：「給奶奶吃。」王夫人笑的什麼似的，說道：「多謝我孫兒，你快吃罷。」他仍不吃，撿個松子仁的七星餅，拿著，送給寶釵，卻不則聲。寶釵亦用手接了，說：「你不給你媽個吃嗎？」芝哥兒瞧著王嬪嬪，只是笑。用手拿個雞蛋卷兒吃了。又拿個芝麻澄沙小餅吃，卻不送與他媽。王奶奶假作生氣，他看著盡是笑。

王夫人便對賈政說道：「這個芝哥兒，舉動得林，絕不像個孩子。將來必大有出息。」賈政點頭說：「我也是這麼想。看來此子年紀雖小，倒要請個好先生，教他上學才妥。」王夫人說：「還早哩！到八歲也不遲。」賈政說：「你莫心疼，求先生學規鬆些就是了。早念一年書是一年的事。」說著把那酥餅兒到底吃了。彩雲端上茶來喝完。才起身要走，王夫人說：「可是呀，前日薛姨媽說，他虎哥兒托我求老爺，替他請個先生。何不就叫芝哥兒一伙唸書，豈不有個伴兒？」賈政聽了，點點頭，就出去了。

珍珠倒茶給王夫人，王夫人不吃，就遞與寶釵。寶釵接了，給芝哥兒喝了兩口，遂自己通喝了。王夫人拉著芝哥兒手，說：「我同你娘兒們瞧瞧三姑娘去。」走出房，便往探春那邊閒話去。

再說賈政卸了坐糧廳，幕友、長隨辭去了好些，因敬褚小鬆學問，就同閔師爺皆留下了。這日走到書房，叫人請過褚小鬆，將替芝哥兒請先生的事寫了書，托閔翰林替請。東份、節禮皆聽聞翰林主政。開蒙學生二人，伴讀小家人一個，要請一位博學的高明先生。就叫焙茗騎了馬，拿書到閔翰林家去。閔翰林覆了書，說是留心聘請，有人再行請命。

果然過了六七天，閔翰林親到榮府來回此事。賈政自從一任坐糧廳回來，手頭不似從前拮据。升了副憲，官雖大了，倒不同戶部司官，每日卻無甚事。與程、詹諸門客，不過著盤大棋，敘些閒話。便算了雅集一天。這日書房正坐，聽見閔翰林來拜，忙忙接人，到內書房來。閔翰林要執晚親之禮，賈政再三不肯。才讓得照常坐了。賈蘭亦出來相見，遂就辭出。又說了幾句閒話，賈政方問及芝哥兒請先生的事來。閔翰林道：「末親正為此事請教。敝同鄉有位拔貢，甚有抱負。姓張，名鴻漸，號越存。為人通達，秉性正直。來此鄉試三次，總未一售。意待今科，欲就一館，以省旅費。此亦寒士謀食之善策。昨日對他說了，他素慕高風，甚願領教。議份飾金四十兩，節儀每節八兩，在館供饌。他帶家童廣人伺候。不識老姻伯以為何如？」賈政道：「很好。」看了憲書，十六日入學大吉。即於十二日送過官書，便請張越存先生十六日到館。閔翰林見賈政做事爽快，心亦甚悅。因係至親，就留吃了便飯，方才別去。

榮府請定了先生，賈政就叫賈璉令人將院門外西邊一所獨院，四間正房、兩間廂房，向日做賬房的挪出，從新裱糊乾淨。內一間做先生臥榻；外間明的三間，就作學房；西廂房做下人起坐處，預備茶水。安排定了，王夫人也走到薛姨媽家，將虎哥兒同學讀書的事說了。薛姨媽甚是願意。你道虎哥兒是誰？就是邢岫煙養的，今年五歲，身量倒不矮，學名薛尚義。王夫人說定了回來。

十六日一早，請到先生，虎哥兒先跟了薛姨媽過賈府來候著。先生吃了點心，天交已初，賈赦因有年紀，懶怠動，著賈珍過來。王夫人、探春、李紈、寶釵、平兒同薛姨媽看著芝哥兒、虎哥兒，帶了伴讀的周岐鳴，這岐鳴卻是周瑞的兒子，年到八歲了，叫他伴讀，周瑞家的甚得意，也隨著太太們送他兒子。到了院門，賈政領著他倆，珍、璉、賈蘭、薛蝌後頭跟著，一同走人學堂來。焙茗、林天錫拿著書包。到了房裡，越存張先生拈香稟了聖人，學生拜過先生，惟伴讀的教了兩遍，仍磕了頭起去，不會作揖。賈政謝了先生，薛蝌、珍、璉等亦皆作揖謝了。賈政說道：「諸承善誨，再來請教罷。」就同珍、璉、薛蝌等同出書房去了。薛蝌遂同賈璉喝茶去。

賈政走歸吃房，因今日不見賈環送學，遂叫人到處找他找來。問道：「你有何事，今早你姪兒入學，你怎不送？」賈環嚇的一聲不敢喘，王夫人因替他解釋，帶著笑道：「他為不讀書，有什麼臉來送姪兒上學？他不是臊的慌嗎。」賈政道：「這卻未必。他又何嘗有氣性來？」遂向賈環說道：「你自己瞧你這熊調，連替你提親的通沒有了。」便回過頭對王夫人道：「環兒年已大了，怕他外務不學好。你看各房丫頭有合式的，給他一個伺候，收他的心。從容再替他議親。這也是虎毒不食子，無可如何的事。」王夫人道：「老爺這話很是。」賈政又道：「現在開館纂修各史書，我欲替他辦個謄錄，邀得議敘。他讀書無成，也是他一生資生之計。」王夫人連連說道：「這是極應該的。環兒，此後你要自己成人，才不負老爺這番意思。」賈環聽說辦謄錄，全不在意。倒是要給他丫頭來伺候，卻甚心喜。又不敢露出來。王夫人說完，他只答應道：「是！」賈政便叫他去了。

過了兩月，王夫人因見彩雲平日與賈環常說頑話。遂私下問應了他，就擇日將趙姨娘住房與賈環住。做了新衣服、鋪蓋，把彩雲給他了。不贅。

再說越存張先生，送出賈政，歸了師位坐下。便叫賈茂：「拿書來看。」芝哥將書拿了，走到師傅前，做了個揖。張先生接過來一看，卻是《易經》，通本皆點了句讀。遂問道：「你念過書嗎？」芝哥兒道：「念過。」又問：「前頭從那個師傅？」答道：「沒有從師，跟我母親念的。」又問：「你念過什麼書？」答道：「念過《四書》、《濤經》，這《易經》念到「元吉在上，大有慶也」，底下念「泰卦」。」張越存聽了，無意中遇著泰卦，甚喜。說道：「很好！你今日就從泰卦念起。」遂將泰卦找出，叫他正字，他就問了「以匪」的一個「匪」字，其餘皆順口讀去不錯，毫不費力。他便上位，各自念了。

過便叫薛尚義，虎哥也把書拿著，到先生前，作了揖。張越存接過瞧，卻是《詩經》，未點句讀。問道：「你念過書嗎？」虎哥道：「我沒念。」又問道：「你幾歲了？」虎哥兒道：「五歲，屬豬的。」張越存將《詩經》點了數篇，因宋文公《詩柄》句法太長，蒙童難讀，先將大字逐句葉了韻，把《關雎》首章教給他念。虎哥兒也不甚吝，教了十數遍，就念得來了。張越存亦叫歸位去讀。

惟這伴讀的岐鳴老官，他見虎哥去了，就拿了《千字文》，到先生桌上，倒放著，請先生上書。張先生見了，也不言語，將《千字文》點了八句，教給他讀。只開首二句不用教，他就念下去。到「日月盈昃」，這個「昃」字。教了三十餘遍，總不認得。費了先生多少氣力，才學會了四句。指了字認，仍舊不識。張先生無奈何，說：「你且拿四句書先念著去。」他歸到位上，念了上句，忘了下句。到放學吃午飯時，他順口兒也念得來了，字卻不能認得。

今日賈政盛席管待先生，請了聞翰林作陪。張先生就把學放了，說：「你們明早來罷。」眾學生作了揖，遂各回去。周瑞家的接著他的兒子，問他念的書，就把四句《千字文》順口背了，把個周瑞家的快活的過不得。說他兒子是個才子，也自領回家去，給好的吃，任他意兒頑去。

芝哥兒、虎哥兒見了王夫人、薛姨媽、李紈、寶釵、平兒，皆作了揖。丫頭們在焙茗手裡接著書包，焙茗等便出去了。王夫人、薛姨媽各問了學房的事，就說：「這兩個孩子定是餓了。」叫拿菜端飯，先給他倆吃。他倆爬上炕去，也不推辭，將菜就著飯，每人吃了兩碗。要茶漱了漱口，便跳下炕來。王夫人道：「乍戴籠頭，受了一天。你倆可到院子頑頑去。」二人手拉著手兒，就走了。

薛姨媽吃畢飯，領著虎哥兒回去。到了家，寶琴、香菱、邢岫煙接著，請了安。寶琴便拉著虎哥兒手兒，問道：「你念過什麼書？」虎哥兒道：「是《詩經》。」寶琴說：「背過了麼？」薛姨媽道：「好孩子，你背給你姑娘聽聽。」虎哥兒就把今日念的書，淌淌的背了一遍。邢岫煙喜歡的看著虎哥只是笑。薛姨媽攆過去，說道：「這麼的才是個好小子。」就給了兩個洋錢。邢岫煙接了，向虎哥兒說：「你不給奶奶謝賞嗎？」虎哥兒就跪下去磕了個頭。寶琴旁邊也喜的什麼是的。

孫嬈嬈帶著月娥站在跟前，月娥就向寶琴說：「我也要唸書！」寶琴道：「你是個姑娘人家，該學著描鸞刺繡。這上學的事，不是你們做的。」月娥見不叫他上學，便就哭了。寶琴疼得慌，就抱著他，到自己房裡。月娥仍是哭，寶琴因哄他道：「別要哭。明日先跟著我念。等你再大一大，可送你學裡去。」月娥道：「虎哥比我還小哩，怎麼他倒上學？」寶琴道：「好孩子！你別怨我。虎哥兒是個小子家，應該早上學的。」月娥道：「他小子家便是人，難道我就不算數嗎？」寶琴又是疼，又是好笑。只得哄著他道：「昨日聽說你爺爺差待好滿了。一到家，就替你請個先生，你好上學。」月娥方才喜歡，住了哭。寶琴待他定了會，叫他吃了些飯，也就掌上燈來，收拾著便就睡了。

月娥睡下，像個不大寧靜樣的，寶琴怕他挽住委曲，夜裡又要虛驚，就把他胎裡攆來的金如意——早用掐金線、五福捧壽的大紅緞百折荷包盛了。取出來，替他拴在小布衫大襟頭上。說也奇怪，拴上荷包，月娥便就酣然睡熟了。寶琴總是惦心，就叫孫嬈嬈帶著，連自己也在裡邊靠定月娥，一同躺下。

誰想月娥睡去，恍惚自己像個大人樣的，不知是何緣故，坐著船，到了一處。一片大水，毫無邊岸。耳邊聽得人說是洞庭湖，月娥像同著孫嬈嬈，還有好些人，上了一山。說道：「這是君山。」遙看煙水迷離，蒼翠滿眼。像似梅翰林指著說道：「這是雲夢，這是瀟湘。江山之勝，不可不玩。」月娥口裡忽吟道：

吳楚東南坼，乾坤日月浮。

寶琴連忙將他叫醒，問道：「你說什麼？」就叫翠墨倒口茶給月娥吃。原來各家親戚皆按史老太太叫寶玉的規矩，凡小阿子，家中上下皆叫名字，便於好養。月娥喝了口茶，也不言語，仍舊睡了。寶琴聽他夢裡吟詩，甚是詫異。就睡不著，點上燈，同孫嬈嬈睜了眼，守著月娥。只見月娥睡著，口裡忽叫：「姐姐！」像個睡不甚實在的。

那知月娥躺下，重人夢景。坐著船，到了一片水的中間。波濤洶涌，心裡害怕起來。不覺把帶的金如意忽然拿在手裡，往水一擲，就變了極大一隻船。月娥滿心歡喜，就坐過這只船。來到船一看，只剩隻身。前坐的那船已不知流在何處去了。自己無法坐著，想個人來，叫他好使這個船送回家去。不料這船篷上來一陣風，把這船刮的逆流而上，漸漸像凌空而起似的。忽走入一大河，水色澄澄，甚是皎潔。河邊一個人，牽著牛，像要飲的。河那邊有個女子，在塊石磯上坐著，拿一金梭，不知何事。月娥見了女子，心裡要過去問問，那船就靠這岸來。月娥下了船，走到那女子身邊，一見，像是認得的，一時卻想不出來。那女子見了月娥，忙站起，笑嘻嘻說道：「玉妹子從那裡來？」月娥一聽此言，便想起這是織女，也便笑著答道：「想壞我了！織女姐姐。這些時總沒見面。」織女才記起玉女奉帝命臨凡，他已昧卻前因了。遂說道：「好！懊！我到瑤池有事，妹子可肯同我去嗎？」月娥聽說要見王母，心中大喜，遂說道：「我去！」兩個人仍上了這船，便向西來。

正走著，忽見雲霞縹渺，鸞鶴飛翔，知是到了。不覺的兩人皆站在金闕門旁，那船兒仍是金如意，忽拿在月娥手內。門兒一響，走出兩位仙女來，說：「有金旨，宣帝女帶著玉兒進去。」月娥進金闕門一看，琪花瑤草，古柏仙鬆，頓覺塵心一淨。未到殿前，階甬上站著兩個人，說：「有金旨，叫問玉兒手裡拿的什麼？從何處來？」月娥一看，彷彿認得是許飛瓊、董雙成樣子，便大著膽道：「飛瓊、雙成二位姐姐，難道不認得我嗎？我心裡著實糊塗，來處實在說不上來。」雙成走了一步，說：「有金旨，叫你吃這沆瀣，白然明白。」飛瓊便將一杯湛綠的水，拿他金如意一攪，遞給月娥。旁邊織女說道：「妹子，你還不謝恩嗎？」那月娥將水一氣飲完，朝上磕了個頭，起來便覺到自己是玉皇案旁侍立的玉女，同金童奉命落凡。自己是個女身，縱然上學唸書，也是全靠著金童的。豁然大悟，重行稽首。雙成又道：「有金旨，叫你了卻塵緣，再證仙果。去罷！」織女即同月娥走出門來，月娥才要向織女說什麼話，早被織女推了一下，說道：「塵緣未了，尚有何言！」月娥便一交跌倒，即「噯喲」一聲，出了一身汗，便坐了起來。說道：「我懂得了！我也不要上學了！」倒把寶琴、孫嬈嬈嚇一大跳，說道：「我兒覺怎麼的？只說夢話。」

月娥醒了醒，悟徹來因，瞧了瞧金如意不在荷包，仍在手中，說道：「我不是夢話。娘呀，你看這如意怎麼到我手裡？」寶琴見了，亦甚詫異。說道：「只怕是你未睡著時就拿在手的。」月娥心裡了然，不肯說破。笑了笑，就要茶喝。翠墨別了剔燈，倒上

茶，寶琴喝了口，試試冷熱，就遞給月娥，喝了兩口，那時雞便叫了。寶琴不肯叫他再睡，怕作糊塗夢。叫孫嬾嬾哄他頑丁必，天亮就起來梳洗。月娥悟了來處，年紀雖小，凡事皆能看破，隨緣度去，倒是一位大智識。別人那裡曉得？

再說芝哥兒同虎哥兒讀書，不覺秋末冬初。芝哥兒著實聰明，就把《易》、《書》二經讀了，現讀《春秋》。虎哥兒質性雖未及芝哥兒，然甚是肯念。從朝至暮，大有氣力，總不覺乏。一部《詩經》也就讀到第四本多半本了。張越存因芝哥兒讀《春秋》，就把《左傳》教他合讀，便隨意將《左傳》事跡替他講講，不過是教他容易讀些。那知這芝哥兒一日讀到晉惠公夷吾回了晉國，負了秦夫人之約。申生降神曲沃，將要以晉界秦，並說請了上帝這段話。他就不悅起來，拿了書，到越存前，說道：「先生，這晉夷吾所做甚是不好。申生是個故去太子，難道晉家別無祖宗，就叫他以晉界秦，斷了晉家血食嗎？再，以自己江山界了別國這樣話，怎麼在上帝前說法？這個書似乎不可信的。」張越存聽了，吃了一驚。暗暗想道：「這個孩子真是不凡。」因說道：「這書的意思，不過是極說晉惠公的不好。看後來界於韓這段說，此一節總是文章的波折，不可泥了看的。」芝哥說了聲：「是。」歸位自念去了。張越存心中卻著實誇獎。

蚌兒周岐鳴拿著本上《論語》走來，指著個「醜」字來問。此字已教過十數遍，總不認得。張越存只得拿著一塊仿紙。將臨字旁邊寫了個「西」字，說：「你可認得嗎？」岐鳴拍著手道：「我認得，這是個西字。」先生道：「就照這字讀去便是了。」岐鳴歸位念去。張越存思忖半晌，忽然口中說道：「人之度量，相去豈不遠哉！」起身便向院內走動去了。

這位伴讀老官，讀書雖是不濟，至於淘氣頑兒，翻天踢井，所意想不到處，他皆想得來。動不動告假逃學，三兩日不上學。周瑞家的又溺愛，只覺其好，不覺其惡。漸漸習學性成了。張先生才出了門，他便將他所批的竹篾用紅絨線捻成繩子，縛起一張小小杯兒，又將紅竹筷子頭上，綁了一個大針，刮的細細的，預先藏著，此時就下了幾兒，繞在屋裡跑馬射箭。芝哥兒不則聲，虎哥兒只是笑，也要下來頑頑。先生一步走進門來，看見了，就把弓箭取餅來看了，要拿板子打他。這位伴讀老官，卻會央告，說是：「再不敢了。先生可憐，饒我這次。我昨日才病起來，求師傅饒我罷。」張越存見他樣子可憐，遂把板子放下，說道：「我且寬你這次，你可用心讀書。倘書再背不過，我就不寬你了。」就叫進林天錫來，「把這小杯箭拿去燒了罷。」林天錫遂拿了去。待不多回，周岐鳴就摘牆上牌子，要去大解。張先生亦不理會。周岐鳴卻趕上林天錫，著實央求道：「好大舅，把我這小杯箭賞給我罷。我拿到家裡頑去，再不敢拿進書房。」原來林天錫是周瑞家的結義的姊弟，不好意思，將這小杯箭仍給了他。他遂藏在衣服底下，手裡拿著牌子，走進來掛好，就上位去。

這是十月天氣，向陽屋子又暖，蒼蠅兒飛來飛去。這位伴讀又高起興來，用糖拌了些飯，放在桌上，瞅著張先生看書，他便支起薄薄塊板來做拍子，拿細棍兒支著，拴上一根繩子，遠遠拉著。候著那蒼蠅吃飯去，他便將繩一抽，把些蒼蠅兒皆合在拍子底下打著，也有飛的，也有飛不動被他拿的。芝哥兒、虎哥兒看了，不覺大笑起來。先生要責他兩個，細查方知這個緣故。二罪並罰，把這伴讀阿哥打了十個手心。岐鳴哭了好一會。放學回去，明日便又病了告假。張越存因其頑劣，又是伴讀，亦就不深問了。

一日冬至，賈政拜過冬，回到家裡，設一席酒，請張越存，又請閔鵬騫、褚小鬆，連主人四位，皆知心莫逆。午後請過來，下盤大棋，就擺上酒來，吃了二十四個小碟，隨後端上菜來。上了碗火腿白菜，雞汁作的。張越存深贊為好。又上了一樣冬筍野雞片，大家說是好。隨後火鍋端上秦鯉魚來，把個褚小鬆吃的只是吃，並贊不及好。又吃了一道奶酥油做的鬆仁白糖餡的點心，吃了著實歡喜，用了飯，撤去傢伙。點上燈，隨又端上三十二個酒碟來，現開一壇南酒。嘗了嚐味，覺淡些。又開了一壇陳滄酒，汁濃味厚。也有單飲滄酒的，也有對了南酒喝的。